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四年（歳次甲子金熙宗亶皇統四年）春正月（按是月癸丑朔）丁巳燕北使于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檝爲大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以金來賀正故也

已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䧌等辭行自通好後金使至

闕見辭燕射密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為例趙甡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又書從例使副酒各四大金瓶瓶并器合盡與之會要不載當攷乙丑故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特贈右朝奉郎秘閣修撰以行可父右通直郎致仕伯能有請也先已官其一弟二子至是復官其一孫

初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罷樞筦也上命

存部曲五百人俸賜如宰執丙寅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沉機獨斷廟堂謀謨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嵬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次翁以舊職致仕次翁自言疾勢困重乞納禄故也太師秦檜憐之饋問不絕　集英殿修撰

提舉江州太平觀黄龜年落職令本貫福州居住龜年為御史嘗論秦檜之罪至是寓居四明右司諫詹大方奏龜年昨緣諂附匪人搢紳不齒今當朝廷清明之時自宜退聽深藏而乃覆出為惡凌壓百姓干撓郡政害及一方上覽奏曰此豈士人所為乃有是命

己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張叔獻陞敷文閣待制

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為咸寧郡夫人給内中俸郭氏祥符人故奉直大夫直卿孫也

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

丁丑詔四川路内藏錢帛並易輕賷赴行在惟絹以本色

戊寅内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藥玉或珉石為之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

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趙子偁既卒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

煥劉才邵㮊大方張叔獻叚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庚辰秦檜進呈上曰初議養宗室子令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

熊克小歷云普安郡王瑗以父子偁身故乞持服日歷議狀全文不云王自陳當考

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充大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

日歷不言所以程敦厚外制集有華州觀察使傅忠信改除制詞云朕方務昭大信以固圉故推長利而

正名可溫州觀察使

二月壬午朔尚書工部侍郎王煥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從所請也

癸未宰執奏榷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茶鹽之法納粟于邊請鈔于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日金使須要射以謂武備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寧息諸軍稍怠朕見造金銀椀將因暇日

親閲用此旌賞以勸激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二月戊寅按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正月二十六日不知克何以差誤　少傅鎮潼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樓炤兩易　左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時諸路漕臣多獻羡餘獨椿無所獻帝曰令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掊克以資進身耶

乙酉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叅議官朱敦儒

為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丁亥詔川陜宣撫司便宜合换給文字限一年陳乞盡

令冬毋得受先是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將磨勘酧賞等

事收還省部卻將軍旅事務便宜施行故吏部以為請

馬　靖州乞依舊置新民學教養溪洞歸明子弟以三

十人為額從之

戊子國子司業高閌等率諸生上表請視學手詔宜允

故左朝奉郎劉長孺特贈二官録其家一人以權華

陰縣日死事故也長孺已見紹興九年

已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為患不均欲令戶部取諸路之數係可蠲者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錮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為姦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並與蠲之放欠指揮在此月癸巳今併附此熊克小歷載福建帥司所奏在甲申今從之日歷中興聖政內史臣曰聖人

中心之仁譬猶殺之有種也上因海船之請而遽及於通負蓋其愛人利物之誠根於聖性故有以感發之而仁不可勝用矣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內侍充鈐轄（三十一年六月罷）

甲午上諭大臣曰昨嘗降旨諸軍揀汰人數令便招填可嚴切行下不然闇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急誤事

時皇太后築外第有遷徙居民處上命臨安倍支般挈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毋令失所（二事熊克小歷繫之三月甲子今從日歷）

乙未鈞容直乞推賞上曰可與支賜仍降旨為第一次祗應有勞今後並依此體例庶絶其後來希望耳

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奏減民間科須數目不少朕聞之頗喜自是四川之民當少蘇矣　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戊戌初令四川都轉運司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市輕貲并細絹四萬七千餘匹綿四千五萬餘兩赴鄂州總領司樁管自去秋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

隷馬司故取其贍軍錢帛至今蜀中號田四廂錢是歲四川始取稱提錢四十餘萬緡以備軍費詳見十八年四月乙酉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卨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卨奏於上卨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卨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即奏卨黷貨營私窺搖國是卨再上章

求去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録黄乃有是命　同知大宗正事士㒟請宗學生以百員為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炤過闕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劉才邵祠部員外郎王覿國並罷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二人皆以附万俟卨為腹心中懐異意自作弗靖若

久在朝必害至治乃以才邵知漳州觀國知邵州　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吳秉信守右司員外郎　倉部員外郎王循友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檢校少保以將還鎮也

三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官地民間見佃者近日頗為豪强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

宜令禁止仍舊給與小民
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崗軍守臣上曰猺人當安不可
擾烟瘴之地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慎
乙卯輔臣進呈諸路未發上供錢糧數上曰江浙京湖
積年拖欠皆虛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第二等以
上戶外悉蠲除之仍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于
朝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江府洞霄宮張守為江南
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建康府

丁巳以右護軍選鋒左右游奕軍為馬軍司第五至第十將管軍田晟部曲始至行在故也

庚申戶部尚書張澄乞諸路坑冶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令憲漕司別立酌中課額仍覺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致下戶受獘上曰寧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害於民若富藏於民猶國外府不然貧民為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免兼資善堂翊善從所請也權禮部侍郎段拂

兼資善堂翊善熺兼資善必有訊免

丁卯改岷州為西和州金人避阿古達諱更為祐州至是改之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改四川宣撫副使去陝字日歷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己巳上幸太學祗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中興聖政史臣曰治道莫盛於堯舜而夫子則明堯舜之道者也故欲舉堯舜之治必先推本明堯舜之道者

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並與坐講畢賜諸生席

于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閌三品服熺與學官皆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學校以教之王政之本也樂育人材菁莪之義也士不素養而求一旦之用猶兵不禁練而責其一日之戰也太上皇帝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慮其未廣又下增負之令譬之嘉穀種之力者穫必豐養之至者才難何慮矣

詔令後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燒灸之人許入見時諸將多起於羣盜上既命更迭入朝統制官李用者面刺雙旗閤門以為疑故審於上而有是命此以會要增修

壬申太師秦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祗謁

先聖遂幸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乞宣

付史館仍許拜表稱賀上曰非卿力主和議兵革休息

則學校何由興所請宜依故事熊克小厯云上幸太學言者以為盛事乞宣付

史館蓋誤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實録院修撰兼資善堂

翊善段拂試中書舍人兼職如故　國子司業兼崇政

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閌權尚書禮部侍郎嚴猷閣直

學士胡寅聞之移書責閌曰太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也

閣下名自開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討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請視太學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所請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國懐王不還楚人憐之如悲親戚盖怨秦之以强力姦詐加於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刼制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

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外國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外國之君此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隱躬擐甲胄與天下士夫勞苦以得之人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為敵封園陵暴露不得瞻守宗族拘隅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寃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

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以為有大功乎閤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為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甚也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閤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敵以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為之詞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閤下平生志業掃地

去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業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歷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況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秉信守起居舍人　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

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倡為異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為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何俌龜鑑曰寘王庶檜怒其不附和議也寘胡銓檜怒其曾沮和議也論趙鼎論曾開論李彌遜而此心無愧之張九成既與之編置不肯附和議之解潛亦從而謫居馬王次翁之力排趙鼎則喜之孫近之請名張浚則惡之生殺廢置惟已所欲異時賢士五十三人皆欲置之死地獄成未上而檜則自斃矣天之所欲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癸酉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陛下聖學日躋寔難其

人上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若不適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與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陋儒溺於所聞真泰山之於邱垤也乃以御史中丞李文會兼侍讀右諫議大夫詹大方權禮部侍郎高閌並兼侍講閌仍兼資善堂翊善太學博士陳鵬飛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禮部侍郎秦

熺熙直學士院

乙亥上出文宣王賛刻石賜學官高閌言陛下賛文形容先聖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賛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閌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後上又悉賛七十二子

丁丑左奉議郎勅令所删定官李朝正守尚書戸部員外郎　司農寺丞宋眖為金部員外郎眖歙縣人初見紹興十一年七月

戊寅尚書省勘會趙鼎李光折彦質該去年郊恩合行檢舉詔更竢一赦取旨　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撫司叅議官王銍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論詔遷一官

己卯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富直柔復端明殿學士　右宣教郎新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飭諸路帥臣監司將前後所承寛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寘典憲上曰二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寛恤民力欽慎庶獄是為急務可令有

司申嚴立法行下

庚辰詔諸軍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黄紙印一帙送祕書省

夏四月癸未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宫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絶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絶内日月稍遠者取問因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宫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内侍邵諤專主其事　將作監丞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籀初見紹興三年九月

左承議郎林待聘充敷文閣

直學士知衢州待聘初免喪乃有是命　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漳州居住孫近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筠州居住范同並復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近興化軍同池州居住用尚書省檢舉也　顯謨閣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楙卒

丁亥秦檜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為事由蔡攸吳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

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

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内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元甲子之歲此殆天發其祥非人力所能為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庚寅皇后謁家廟推恩外家

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

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誓書發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秦檜曰如此甚便樓炤曰早來秦檜所論仰符聖訓趙甡之遺史今年四月命州縣刷遣前後歸明人發還金國乃與秦檜奏對之語全不同命侍衛馬軍司將官張守忠往福建捕盜時海賊朱明熾甚將官武功大夫張深與戰而死故遣守忠捕之上謂大臣曰民愚為盜不足蕩平第憂被驅脅雖釋其罪使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

乙未吏部奏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

通判德安府時令衿以事至臨安御史中丞李文會論
令衿頃在建康為郎官適淮西之變乃以急速請對實
為大臣游說陛下察見姦偽即賜罷黜令乃恬然不顧
依舊奔走省謁于此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
丙申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寧止卒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為報大金賀生辰接伴使容
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自是歲為例勛仍以嘗
將到先朝御筆及編修接送館伴例冊有勞遷保信軍

承宣使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轉對乞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策軾孫也

辛丑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乞朝永祐陵等攢宮許之忠厚既朝陵將入見謂寓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鉎曰忠厚與秦會之雖為僚婿而每懷疑心令當入朝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鉎言元祐中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建言乞免帶提舉學事朝廷許之忠厚喜

即入奏如筵言詔可尋又降旨武臣帥守並免繫銜自是以為例此據王明清揮麈録附入日歴未見

甲辰少保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上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

丁未西南小張蕃貢方物詔廣西經畧司受而答之

己酉詔諸州秋試官所差不足或無經術精通之人許於見任祠官中通選以郃武軍軍學教授宋藻代還有

請也

五月辛亥朔（按是月）壬子詔左承議郎知均州范寘賓措置乖方引惹生事可特除名勒停（寘賓初見紹興二年九月措置事當考）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

丙辰饒州言右廸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　右金吾衛上將軍王舜臣復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舜臣㣲宗王貴妃之父也靖康初

倒納節至是特復之　詔四川宣撫司就階成西和鳳州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輔臣曰諸軍招填闕額類是南人恐西北寖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兼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閑暇時尤宜整治秦檜曰外議妄謂朝廷講好休兵不以武備為急不知除戎器戒不虞聖慮未嘗忘也

丁巳詔秘書省火禁依皇城法

己未御史臺檢法官汪勃主簿黃應南並為監察御史

應南郚武人也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溺愛二倡

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初作都亭驛

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髙閌初為蔡攸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録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

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閎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上在經筵嘗謂閎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荅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閎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矣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閎曰陛下所荅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

檜曰九成頃以倡異惑衆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閎薦之呼給事中萬俟講楊愿詢其事文會即劾閎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呂中大事記曰自如淵擢中丞而巫伋鄭仲熊李文會之徒除授悉由密啓欲寬逐諸賢則使之露章而論其罪欲斥去執政則使之彈擊而補其闕而臺諫之權在檜矣

丙寅太常謚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按勾濤為商英

請謚在紹興七年不知此時何以方舉行

丁卯左奉議郎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葛立方言陛下決策定計成此中興親迎長樂之鑾輿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敻無前比臣雖賤微惴惴然惟恐讒說潰成動揺國是蚤夜思之弗置也伏望特降詔旨申勑臣工使之精白一意上承休德如有懐姦弗靖煽惑士流者令御史臺覺察流之四裔永為臣子不忠之戒從之立方勝仲子也紹興二十九年朱倬論立方嘗請與秦檜不合者立為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怨駡恐

即是此時也 大理評事孫敏修請罪人不以赦降原者遇非此赦或再遇大禮赦雖有專條亦聽原免從之近制犯私茶鹽及擅支常平錢之類皆不許引海行法原赦至是用敏修言始除其律焉

戊辰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尚書充大金報謝使以金來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右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為副愷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 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達如降

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私役禁軍販易物貨故也

達如為提點坑冶司所按贓污鉅萬獄既上雖秦檜亦不能掩僅此罷黜人亦快之

事初在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已已金主始遣驃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雅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遺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襲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右正言詹大方言左朝散郎新知遂寧府蘇符居論思之地識慮暗淺朝廷畀之便郡而踰年不行徘徊

近地窺伺時事人為切齒詔降符二官趣之任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于尚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甲戌秦檜奏昨日殿宴大金人使執禮甚恭可見其鄉慕之心上曰樂語之類朕亦嘗覼待之厚矣彼安得不然也　初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置經界局于平江府

守臣直祕閣周葵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茍不欲增胡為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圖經三十萬數為準時秦檜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錫宴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葵坐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投閑十一年按葵行狀其罷平江在此年而日歷會要皆不見未知在何月日丙子祕閣修撰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馬觀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秦檜將遣觀國還北地故

特遷之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　左宣教郎王之望行太學錄之望穀城人初舉進士考官孫道夫異其文欲置魁等衆議不同他日知貢舉朱震持以示人曰此小東坡也

戊寅命祕書省補寫黃本書籍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講監察御史何若為正言　監察御史汪勃守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游操試秘書少監

六月辛巳朔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郭浩辭行　右朝奉郎曾惇知台州惇嘗獻秦檜詩稱為聖相故以郡守處之（此據紹興二十八年七月葉義問劾疏修入）自檜擅權凡投書啓者以皋夔稷禼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此據趙甡之遺史）

甲申詔江浙等路州縣酒稅欠折坊場廢壞綱運沉失倉庫漏底委非侵盜者皆蠲之　左朝散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孫近降三官移南安軍住坐詐
名士人鮑得朋為子壻奏補恩澤為臺章論列也
戊子右迪功郎權國子録師古特改右承務郎通判叙
州古即維藩也初以幸學恩應改秩而吏部謂古文學
攝官當俟注正官日收使國子司業宋之才言特恩與
常格不同乃有是命　廣西經畧司言安南請入貢詔
使人免到闕貢物就境上交割仍優答之
辛卯普安郡王府學教授趙衛等言王已誦文選稍通

經書意義可學為文詔令讀左氏傳對句及評議故事

壬辰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已減四川和糴米一年

廣西經畧司言西南大張蕃武泰軍請入貢詔本司

受而答之

癸巳尚書兵部員外郎錢時敏為右司員外郎𤋮權起

居舍人上覽除目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為宰

相豈可不慎擇時敏溧陽人也時敏攝右史都司題名在此月　太學

博士𤋮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守尚書禮部員外郎　太

府寺丞張子儀行屯田員外郎　宣州言涇縣魔賊俞一等竊發上曰兩國修和並無科須民何乃為盜監司每奏無事魔者今乃有此可令取問時提點刑獄公事洪興祖已代去乃降興祖二官為左奉議郎自今不得與監司差遣興祖行遣在六月甲辰　於是守臣秦梓遣兵捕滅之後遷一官梓轉官在十月

乙未上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為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

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頃深數丈公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没者數板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光祖光祖初見建炎三年三月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者甚衆林泉野記云嚴衢信處婺州等州大水士民溺死數百萬秦檜隱而不奏有開言者必罪之按日歴五月戊辰上宣諭婺州水漲事令又及此則檜非不奏但不盡奏耳　秘書省正字吴芾轉對言江浙之地軍興以來人苦貴糴望申命有司凡米之税悉從蠲免庶幾民被實惠詔户部看詳芾仙居人也

丙申詔趙子偁許用普安郡王除節度使特贈太子少保令秀州量行應副葬事　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鍔特刺面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鍔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燮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聞之奏繫鍔大理寺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鍔坐因伯麟嘗問何故不用廉訪使鍔答以任内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指斥案奏

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與鍔為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衆聽時皓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詔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説書陳鵬飛兼資善堂賛讀　是日上諭秦檜曰蔣璨守鎮江更不任事只是避事卿等可擇人代之至如揚州在淮東尤為衝要守臣亦不可不擇檜因言二十年來人人但知為己靖康間陛下奮不顧身親至軍前當時若避事不出亦可

上曰朕以宗廟社稷為重一身不恤也蔣璨八月壬午放罷揚州守臣許中七月壬申奏祠

庚子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万俟卨降左中大夫歸州居住李文會在中司論卨兄右朝散大夫止以嬖妾為兄女嫁士人林讜奏受將仕郎止除名讜送二千里外州編管而卨有此命

辛丑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陛下作新庶政光啟中興而士大夫輕於為國重於謀身前此事之未定且進且卻

利於已身則就之謀及國家則避之今事之既成時向安平則專務進取陰交伺隙此風不革最害治之大者伏望明詔大臣崇奬廉隅退抑姦險將見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中興之盛可立而待詔榜朝堂

甲辰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海水一縣澄清秦檜請率百官入賀上曰自太祖平定天下太宗時干戈偃息真宗時祥瑞甚多祖宗聖語止於豐年為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檜曰不受賀尤見

大體

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先是監尚書六部門程允元轉對援故事有請前十日擢允元太府寺丞至是行下允元建請在四月戊申

丙午右正言何若言陛下倚任忠賢排屏姦慝蓋深知致治之要臣望陛下獨觀昭曠之上以照臨臣下審知其君子也則信任之知其小人也則斥逐之如是則一心狥國者得以輔治異趣而狥私者不能以害治中興

之業愈久而愈隆矣上覽疏謂秦檜曰朕任臺諫正要分别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時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

熊克小歷但書何若乞進君子退小人六字非其本旨今依日歷所載摘書之克又稱上諭若云云此乃秦檜進呈所得聖語克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烏雅 原書作烏延誤今改正

阿古達 原書作阿骨打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二 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嚴續曽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四年秋七月庚戌朔上以皇太后微不豫諭宰執曰朕侍太后每一食減少不勝憂懼朕平日先意承志太后意之所嚮便竭力供應然太后聖明大事未嘗言及凡所須皆是小事易從者秦檜曰陛下聖孝如此天下之福　御史中丞詹大方言太常博士淩哲劉

嶸之罪謂哲居討論之職每每緘嘿無所可否此其首鼠兩端志有所待嶸挾迂僻之學好為異論不恤國事志在謀身詔二人並罷乃以嶸通判建昌軍哲吳縣人也按哲為禮官跨二年半嶸為禮官僅三年其所討論當考

壬子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滕州安置李光侯牽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為江東大帥擅用上供錢帛也按此事紹興三年正月已行遣不知今日何以再施行也輔臣進呈上曰當治其初擅用之人若止於見任者責償則必取於民未為允當於是

特免補還而光與僥信州守臣四人皆坐貶秩　祕書省正字吴芾何逢原並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為死黨變亂是非逢原因藍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為國家之害乃以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良能去年九月丙子論罷

癸丑上諭大臣曰京西襄陽一帶宜擇守臣庶不生事秦檜曰當依聖訓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得二名用宗正寺主簿庴棫之請棫濟州人也　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戊午祕書少監游操等上表乞車駕幸祕書省許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拖坰卒　是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金人所殺倫留居河間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為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倫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大金爵禄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

人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憐之

庚申復置梅州

辛酉陞蜀州為崇慶軍以上始封之地故也

壬戌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秦熺提舉祕書省掌求遺書時新省成少監游操援宣政故事請置提舉官故有是命仍鑄印賜之　右奉議郎李觀民新知濠州入見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仍命秦檜以此語

之

甲子詔修錢塘江岸以備潮漲上諭大臣如捍江卒數少許取之近郡仍令中秋前畢工

乙丑追封柔福公主為和國長公主

辛未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時已頒孝經于羣庠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眧監果定和議於衆論鼎沸之中極天下之至養望降明詔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戶曉以彰聖

孝故有是命

壬申直祕閣知揚州許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直祕閣知盱眙軍向子固知揚州持服人沈該依前直祕閣知盱眙軍　嶶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俱卒

甲戌左朝奉大夫龔寬降三官永不得與堂除差遣坐前至潮州日不依期限狥私曲法擅放編置人王文獻令自便故也　文獻因進注司馬法免解已見紹興十年十月不知後來緣何事編管　先是

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潮州文獻與鼎相見鼎歷問行朝事宜因諭寬稱文獻切宜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時髙閌為禮部侍郎閌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以書寓文獻達閌求之至行都而閌已去坐他事下臨安獄守臣張叔獻鞫之寀奏乃有是命寬建陽人也按今年九月詹大方劾趙鼎章疏稱文獻與龔寬已有行遣而日歷所載甚畧不知文獻如何行遣也

丙子上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秦檜率

百官及實録院官奉迎上即道山堂進膳已遂幸祕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右文殿賜羣臣茗飲從官坐于堂上省官席于廡下賜游操五品服御書扇省官及史官皆遷官

戊寅上曰祕府書籍尚少宜廣求訪檜曰陛下崇儒尚文是宜四方翕然向化李文會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易舉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初削平僭亂收諸國之書而三館之制猶仍五代簡陋太宗皇帝見之慨然曰是豈足以蓄天下圖書延四方之士耶遂親為規畫一新輪奐大書飛白焜燿榜題鑾輿臨觀

以幸多士聖聖相繼有加無損文明之治跨越漢唐廊廟之材皆於是乎取之茲誠有國之先務而治化之本原也中遭難厄太上皇帝開中興之運首求遺書追祖宗之祕藏崇建三館還祖宗之舊觀親御榜題幸臨多士襲祖宗之盛典行幸之詔又曰士習於空文而不為有用之學爾其彊修術業益勵猷為一德一心丕承我祖宗之大訓是又欲幸多士而作成之以收祖宗得人之盛也猗歟盛哉雖周宣復古何以尚茲是宜聖子永永萬年得以持循也歟

左承議郎知雅州楊昭左承議郎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王咸久各降一官以符同作弊牒試舉人不當為轉運司所劾故也

八月庚辰朔尚書比部員外郎李楃行監察御史 詔

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特放罪初忠厚移守紹興甫視事會以郊赦加恩乃令所親左承議郎吴棫為表辭免其間有本無時才出為世用之語御史中丞詹大方論忠厚表詞輕侮意謂今日不足與有為詔令分晰忠厚皇恐上疏自明乃有是命秦檜尋物色知棫所代由是廢斥以終〻此以王明清揮麈録脩入但明清又云忠厚奏以久棄筆硯實他人代作則不然忠厚疏中元無此語今不取忠厚得旨分晰在七月癸酉今併書之

壬午直龍圖閣知鎮江府蔣璨罷以轉運司劾其擅以

經費錢物收入公使故也先是上嘗言其避事至是罷之孫覿撰墓誌云知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為低昻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凡四任宮祠十二年

癸未右正言何若言陛下紹復基圖勵精政理機務必由於中書兵柄悉歸之樞筦典章一新威令再振而士夫喪廉恥之節權要啓僥倖之塗處持橐之任而睥睨鈞衡有如洪皓無汗馬之勞而覬覦節鉞有如藍公佐茲風一扇浸淫不已則朝廷紀綱幾何而不為其紊哉

願陛下悉加裁抑一斷以義是乃所以保全之也從之
甲申右正言何若為國子監發解所監試祕書少監游
操等三人充考試官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駱庭芝
等六人為點檢試卷官尚書刑部員外郎吳臯試駕部
員外郎葉廷珪等三人為點檢試卷官監學降勑差試
卷官自此始
丙戌太師秦檜以幸祕書省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
稱賀

丁亥右承議郎万俟允中貸死配貴州坐從使金國日以禁物博厚利故允中卨從子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户部侍郎仍舊措置經界

辛卯上謂大臣曰言者多乞選縣令蓋令非其人則為民害可令吏部長貳審察注擬或老病則更授他職庶得人而民受其惠後二日都省請申嚴近制因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不得注守倅縣令從之　户部尚書張

澄引病以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按兩張澄當有一誤）陞直學士（此似為王文獻獄事當考）

癸巳右尚書左司郎中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侍郎後二日以保為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康益副之之才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賛舍人趙瓌副之　左奉議郎蜀州州學教授李宏知合州（自諸州學官除郡前是未有故著之）　是日上諭大臣曰言者多勸朕變法朕思祖宗舊法已善豈宜輕改秦檜曰

遵先王之法而或過者未之有也上曰然

丁酉吏部尚書羅汝檝為龍圖學士知嚴州以汝檝引

親年有請也

庚子上謂秦檜曰朕於晉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

過其與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

已其論用兵誠有理也檜曰誠如聖訓

壬寅秦檜進呈直學士院楊愿奏熺所撰賀金主正旦

及生辰國書上覽熺所撰再三稱善於是命用之

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為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欲望戒勑攸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

甲辰進呈上曰勃論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勃所奏

乙巳言者論寇朱明未平請悉以賊舟所有物賞將士

之立功者上謂大臣曰此良法也凡攻城以子女玉帛與立功之人其城必破如此朱明必就擒矣時步軍司統制官張守忠以所部往管軍趙密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揃定之既而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又請張皇榜立重賞許其徒自相捕致未幾明等遂降

是月金國境内大風拔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九月按是月己酉朔庚戌禮部員外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

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於祖宗之舊如已試無成必加

黜責上謂大臣曰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備

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曰天下本無事宜遵成憲為

善上曰小人喜更法往往謂朝廷無所建明不知本無

事然法至於弊乃不得已而更之耳

辛亥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葛勝仲卒後謚文

康

甲寅右朝請大夫通判明州錢端禮直秘閣

乙卯才人韓氏廢

丁巳置皇后宅教授員

己未上謂大臣曰近多有人進春秋解可令通經者詳之蓋春秋難解人各有說當取所長頒示學者秦檜曰解經不可執一說王安石要人從己說故為學者譏議蓋道猶海也隨所得之深淺不同耳上曰說雖不同必有所歸檜曰四瀆之廣同歸于海也

庚申秦檜奏事因言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

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
國家福也上喜曰正與朕意合　左奉議郎知安遠縣
程敦厚令吏部差通判彭州以赦叙也敦厚嘗為是官
以贊和議而驟進既忤秦檜去及是九年復除之
辛酉詔分利州為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
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
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城西和鳳州
經畧使吳璘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

經畧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經畧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劒天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即命政璘為安撫使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

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㝡
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為將尤難得人如璘統
兵有法肯為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為璘兄
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皆官吏弛慢所致可
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
吏充遂事更替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
替也

癸亥詔殿前司諸軍公事非與百姓相犯者令本司根勘依法施行時都指揮使楊存中請以臨安府軍人劫盜事移送大理寺其諸軍公事視此少卿朱斐轉對論非所以嚴理寺而重國體故復舊制　御史中丞兼侍講詹大方進兼侍讀中書舍人兼權實録院修撰資善堂翊善段拂兼侍講

甲子詔守臣終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員所舉稱職特與推賞不當諺舉之罰用軍器監趙子厚請也　左

武大夫欽州刺史浙東兵馬鈐轄王敏求勒停南劒州編管敏求岳飛親校也秦檜追論黄彦節事事見十二年以敏求為彦節計囑飛私求財物法寺鞫實乃有是命

丁卯祕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曽愷知虔州初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吴玕既以赦還內慚不敢歸寓家贛上秦檜憐之故命愷為守愷玕子壻已見建炎元年三月此以王明清揮麈録餘話

增修

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

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華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尚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寛已有行遣而鼎為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惑亂決無安静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呈上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

軍安置王文獻行遣已見七月甲戌

癸酉詔臨安府根刷蔡攸家屬押赴元貶所取收管狀奏時攸之妻子漸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靖康之變由於京黼望令密切捜索特加處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孫二十三人永不量移如初詔

乙亥叙郢州防禦使辛企宗為夔州路兵馬鈐轄

丙子祕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兼國史院檢討官張闡罷時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闡久次喜論

事一日微諷闡謂當入臺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先是闡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嘗有力故深憾之殿中侍御史汪勃因劾闡往時託跡益門朝廷置而不問而乃罔有悛心愈為不靖每以為用之不盡憤然見於言色由是罷去後二日檜進呈因曰近世學者多言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漢書云盛則周名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周名糾合戮力以夾輔周室即桓文之勤王是也使桓文不借

亦與周名何異孔子作經本意為尊周而已上曰春秋

蓋為諸侯僭天子學者得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

然無所主徒誦其文何益哉

冬十月按是月戊寅朔己卯太常寺主簿張晟罷晟山陰人始

以久次遷博士而言者論晟昨諂附呂頤浩今當朝廷

清明之時儻居博士議論之官竊恐挾邪懷異有害治

道乃以晟通判信州

庚辰詔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為軍置守臣還屬縣 少

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醴泉觀使忠厚既放罷尋亦引閑自是不復除郡矣

乙酉皇太后謁家廟

己丑直徽猷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黄敦書罷坐令體究信州發洪事久不報應也

庚寅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術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永國公

辛卯詔贈皇太后故兄韋宗閔崇慶軍節度使餘親屬

遷官者十有九人兄弟之女封夫人者七人以款謁家廟推恩也　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李迨復直學士

壬辰直敷文閣知廬州鮑琚落職放罷以言者論琚頃奉使湖北而還盛言軍實可以檢括及委以事任迄無能為幾至生事故也後三日以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安道知廬州

癸丑左朝散郎新知筠州髙閌致仕從所請也此似因王文獻獄辭連及之故當考

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髙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而流入於乖僻之域頃緣閌為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遂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也伏望申戒內外師儒之官有為乖僻之論者悉顯黜之如此則專門曲學不攻自破矣輔臣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在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

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不自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　勒停人万俟止送桂陽監編管以殿中侍御史汪勃言止輙至行朝恐别生事故也

乙未䝱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為少師

戊戌有司奏大朝會舊有地衣上曰祖宗時往往河東所獻因而用之今從儉約勿用可也

己亥御筆除永道郴州桂楊監茶陵縣民丁身錢絹米

麥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左奉議郎羅長源知永州還以為請上謂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為身丁錢至于不舉誠可閔也若更循馬氏舊法非所以上當天意　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猺人父子相殺今欲出兵助其父令還省地上以問宰執秦檜曰欲令與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同處之不得輕舉生事上曰善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恩不可懷則示威若侵省地俾知所畏可也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祗謁先聖乃許視事亦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為令長源又言朝廷通好息民興崇學校多士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長源所奏以丙午行出今併附此）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左奉議郎焦惟正知復州代還言陛下頃嘗詔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罪當并案者必罰無赦然竊觀行下賞功罰罪於犯贓之官皆云所有舉官見行取會未聞奉行詔旨欲乞日後鞫正犯贓明甚者於上項詔書做皇朝舊制於所舉官量坐謬舉之罪如事發日量遠近立限許令舉官申陳免罪止坐罰俸詔吏刑部措置令可必行

乙巳秦檜奏太后生辰事無巨細並經聖意士大夫鮮

能聖孝如此上曰事母之道不敢少有不至　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今邉事寧息除軍政不可待報者且從便宜指揮外其有格法事並收還省部吏刑部請除文武臣僚磨勘封贈酬賞叙復章服奏薦及諸州應奏讞獄案外令本司照前後指揮施行從之（熊克小歷於此月末書工部尚書莫將知福州按將罷尚書已久此月甲辰自知明州依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二月戊子除知福州克實甚誤也）

十有一月戊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

書　詔諸路監師帥守奏辟及定差縣令並精加銓量非曾縁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用吏部請也

己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轉對乞戒飭北使所過州縣供帳共億務令豐潔小有不備令監司按劾以期仰體國家睦鄰敦好之意從之

庚戌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張澄與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叔獻兩易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

權尚書工部侍郎李若谷試給事中御史臺檢法官巫伋守監察御史伋李文會所辟也　吏部員外郎嚴抑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出題以取士上謂大臣曰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建言之臣欲罷讀春秋蓋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讀則聖人不修此經也抑又言渡江之初禮出綿蕝當時所撰祝文多述艱虞未備之語今時事既寧望令祕書省改撰皆從之三傳許出題在十二月辛巳降旨

丙辰哲宗婉儀慕容氏為賢妃妃昭慈后閤中人也頗有賢德舊與皇太后善至是娛侍慈寧宮制曰藻鑒精明獨前知於聖母蘭心芳潔今娛侍於東朝後八年薨

薨在二十二年九月壬辰

右承議郎知桂陽監吳鐸乞以諸郡所賜御書孝經周官等別賜閣名上曰若別立名則諸郡緣此興造必致擾人姑從舊可也

戊午中書舍人兼權實録院修撰兼侍講段拂權直學士院　司封郎中李潤面對言今朝廷清明邉鄙靖謐

望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事躬行籍田之禮從之

甲子上即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内教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薨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三官為特進後謚忠靖按故事曾任宰相贈七官而侍從贈官有至開府者勝非贈三官非例也疑秦檜抑之

辛未少保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薨贈太傅

世則持身廉退居永嘉積俸二萬緡不復取以帥府舊恩賜田三十頃辭不受後謚忠節按公師已上止贈一官世則以少傅致仕贈三官非例也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奬令聚於朝上曰宗室中之賢者如嘗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乞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上

可之　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言治道之要在總核名實名實未辨則人材學術難得其真此國家治亂之所繇分也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蜂起多飾虚名不卹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騰用兵之説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説以為就利避害之計慢公死黨實繁有徒今四方少事民思息肩惟飾詐趨利之徒尚狃於乖謫悖僞之習窺揺國論詿誤後生此風不革臣所甚憂也願下臣章揭示廟堂俾中

外洗心自新以復祖宗之盛從之

癸酉御史中丞楊愿言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負傾險之資挾縱横之辨諂附蔡京竊位省郎人倫墮壞廉耻不聞方時用兵迎合干進及修鄰好陽為應和以得執政聞藍公佐之歸則又狂悖為必去之計去國之日出險語以激將臣之怒聞軍之興鼓愚俗以幸非常之變人臣如此國何賴焉比年以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揺國論而後已若非明

正其罪恐海内之患有不勝言先是知藤州周某者誘
光倡和其間言及秦檜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
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此以趙甡之遺史修入乃移光瓊州安置
甲戌户部員外郎李朝正言今歲浙右間有水災而江
西湖南粒米狼戾望嚴遏糴之禁上曰所論甚當如有
遏糴州縣可許鄰郡越訴仍責監司按劾
是月黃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春暮方消
十有二月丁丑朔右朝請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宋蒼

舒獻嘉禾一莖九穗者二上曰凡赤烏白雉之類止可一觀而已不足為瑞惟五穀豐稔乃上瑞耳既而秦檜言蒼舒職事修舉乃遷一官蒼舒昌元人也蒼舒轉官在是月辛

丑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陳鵬飛罷鵬飛嘗妄議慈寧尚典禮事見十五年七月

御史中丞楊愿劾鵬飛山野小夫妄自標置乃黜之

戊寅秦檜進呈司封郎中李澗轉對乞襃擢縣令等事大畧謂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通判而丞與諸司屬官

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關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人
因民事得罪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棄故皆有所懼而
不願就望詔有司凡京官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方
得關陞而應緣民事之人自徒以上乃取旨庶幾循良
之吏爭任百里之寄上曰法令不可輕改檜曰但崇奬
賢令則人自激勸上曰縣令有清廉愛民者令監司每
路各舉數人其老耄不任事者並令按劾縣令得人則
民實受惠矣

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以户部員外郎吳縣邊知白轉對有請也

庚辰集英殿修撰新知明州秦棣入見詔遷敷文閣待制遣行棣乞戒守土之臣毋好竒以生事上諭大臣曰郡守之職惟以奉法宣化為急正不當生事也 右通直郎上官世美知郴州還言郴道桂陽前此軍興居民率衆保險創立山寨私置甲兵駱科平殄未盡屏除今年豐盜息望明詔守令訓諭土豪如能罷山寨者量

加旌勸納甲兵者優給價直其有日前罪犯一切原貸示以不疑詔帥臣劉昉措置

辛巳給事中李若谷兼資善堂翊善

壬午金部員外郎宋眖轉對言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鹺茗者為多今商賈入納於官及其請鹽於煮海之場則待次之期常遠買茶於摘山之户則流轉之限常迫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折闕尚何子利之可兾乎此所以商賈猶懷疑貳而入納之利未廣也

欲望申嚴指揮遵守見行條令毋得妄有申陳庶幾行旅通流邦儲豐衍從之

丁亥觀文殿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福州葉夢得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從所請也

戊子雪百官入賀上諭宰執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先斯四者於是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民　大理少卿朱斐與外任既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論斐近輪對奏疏指大理寺為詔

獄不知其職乃罷之斐奏劄論殿前司公事送大理寺非是已見九月癸亥奏內乃無詔獄字必是別有章第不知所論何事當考尋坐其家僕受賕又貶二秩　武崗軍猺人成忠郎楊進京等獻黃金朱砂白絹

己丑左朝奉郎知資州楊朴獻禮部韻括遺詔遷一官朴資陽人也

乙未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㥶為福州觀察使以訓導宗子率循規矩試于有司合格者衆故遷之

丁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試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憸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于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為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説于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為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在政地獸窮則搏必致為國生事此固有當繫於聖慮者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

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樓炤万俟卨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此並據林泉野記本語修入呂中大事記自孫近參政而執政特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郡不敢通書問若韓肖冑以至施鉅鄭仲熊二十一人皆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而政府之權在檜矣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

辛丑詔愿兼權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嘗借官奉使者並權立借官班

自是遂為故事　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周襟遷敷文

閣待制襟燕人也

癸卯金國賀正旦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

布薩溫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高慶先見于紫宸

殿　右正言何若論士大夫不恤國事專為身謀議論

朝綱思出其位此兆亂之階不可不慮乞揭示朝堂使洗心滌慮以承休德詔以若試右諫議大夫　殿中侍御史汪勃試侍御史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尚書戶部侍郎鈇與秦檜有連故驟用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椿年以憂去官　拱衛大夫文州刺史劉光輔勒停坐强買民女為婢致其縊死也

是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于行在秦

檜惡洪晧故并亦不得遷踰年卒紹興五年與恩澤一資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退者必誅軍中號為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强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常厚遇之　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有六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布薩原書作孛散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二